

美味黎里

□魏滨海

应好友汤海山邀请，我和几名上海作家在一起去古镇黎里。

由于秋雨和汽车导航开个小玩笑，车到黎里已近傍晚，海山与黎里的老孙等一帮朋友迎候已久。

在主人的引领下，我们漫步在老街上，穿过又窄又狭的弄堂，走过弯弯的石拱桥，徜徉在颇具年代的历史遗存前。细雨中的古镇真是别有一番风情，小镇街边店铺和远近民居的灯光，在似有似无的雨雾里涵成一团团光晕，映在如影随行的河里，摇曳成一道道奇幻的光波。

已近晚餐时分，临街的酒店飘出菜肴和酒的香味，勾起了我浓浓的食欲。我不是一个美食家，但是每到一个新地方，都对当地的美食感兴趣。于是问老孙，黎里可有什么好吃的。

老孙爽快地说，有呵，我们这里的套肠、鸡爪和油墩是有点名气的。

我见过好多号称地方特色美食，其实跟周边地区都大同小异，像糕点、白酒之类的更是如此。黎里地方处于西塘、周庄、南浔、枫

泾这些江南旅游重镇的重围之中，方孙说的三大美食恐怕多少有点为地方旅游作宣传的意思。参观完主人带我们去进用餐了。

我们说，不用去什么高档酒店，还是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老孙笑着说那当然。酒店就在镇上，非常整洁漂亮，包间里温暖如春、灯火通明、餐具闪亮，洋溢着热情好客的氛围。

老孙说，今天以我们黎里的特色菜肴，先上一份黎里特有的套肠，所谓套肠就是大肠套小肠。

猪肠一直是我之所爱，以至对保健专家的提醒置若罔闻。每逢聚餐，菜单上如有大肠我是必点的，或红烧或白煮。说起套肠，记得台湾有个小吃叫糯米套肠，其实就是用大肠包裹起糯米和红肠。不知黎里的套肠是怎么回事。

说话间，服务员端上了一盘套肠。只见盆里排列成一叠切成一指宽的片状套肠，外面一圈应该是大肠，里面裹着肉糜和一个个小白圈，那小白圈是小肠吧。雪白粉嫩的套肠在葱花和酱油的映衬下，透出一股醇香，小肠在肉糜里，在齿

间显得富有弹性和脆劲，口味非常独特。

朋友们个个赞不绝口。这套肠与红烧和白煮大肠以及不中不西的台湾套肠完全不同，它有着江南菜肴特有的精致和鲜美，将粗拙的猪大肠和小肠做出这么一道香糯鲜嫩的佳肴真的不容易。老孙说套肠从选料、清洗、套肠、烧煮、切片等每个步骤都十分讲究，都要完美操作。譬如选料，要选用本地的猪肠，本地农户养猪比较考究，另外猪没经过长途运送的惊吓和疲劳，肠子质地好更加清白。他说小肠本来是有些苦味的，但是在大肠和肉糜里，它的苦味消失了，而它特有的弹性和脆劲却出来了。

据说，套肠在黎里至少有300年历史，早在明末清初就是当地的一道名菜。写《随园食单》的清朝文人、美食家袁枚来到黎里吃了套肠，十分赞赏，此后多次来黎里每次来都要吃这道美味。套肠这道菜体现了黎里美食文化的魅力。

老孙说黎里另一道特色菜是辣鸡脚。

我想，辣鸡脚也叫鸡爪和凤

爪，是最常见的下酒菜了，应该是四川重庆那儿的特产，做法也有酱渍、泡椒、盐焗、香糟等好多种，它怎么成了黎里的特产呢。

老孙仿佛看出我的疑惑说，这个辣鸡脚在黎里不像套肠那样有历史，也就是八十年代引进的，但是它到了黎里，经过黎里人的改良，来了一个“华丽转身”，口味变得具有江南水乡的风味，形成了黎里鸡脚的特色。

是吗，老孙的介绍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一盘辣鸡脚端上桌，大家一眼看去，觉得与我们在别处看到的没啥差别，可是举箸一品尝，不由地边嚼边频频点头称好。果然不一样。我感觉这辣鸡脚虽有点辣，但它的辣中带着点甜，甜中带着点咸，咸里带着点酸，而整体是酥鲜入味。黎里的辣鸡脚果然与众不同，有着黎里独特的风味，它作为黎里的特色小吃后起之秀也是名不虚传。

老孙说，现在黎里老百姓不仅把辣鸡脚当冷菜，好多人还把它当作零食，在家看电视或和亲友喝茶

聊天时也常常吃着辣鸡脚，已成为一种时尚了。

这时来了一碗热腾腾的油方，金黄色的油方在浓白的汤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夹起一只，咬一口，里面是鲜肉荠菜的馅，十分鲜美，完全是江南名菜的范儿。

我马上说，这就是黎里的又一名吃油墩吧。

老孙笑了，这不是油墩子，就是普通的油方塞菜肉，因为黎里的豆制品品质好，加上荠菜和猪肉特别新鲜，味道自然就不一样。他打招呼说，油墩是一种糯米粉豆沙馅揉成球，然后放进油锅余制成的点心，要现余现吃，天晚下雨做油墩的店家早歇了。你们留一个念想，下次来黎里再品尝油墩吧。他说黎里油墩还有一个传说，说乾隆皇帝过吴江时龙舟行至唐家湖，因贪恋美景而迷路，饿了一夜。恰巧在湖中心发现一座寺庙，遂便寻吃。庙中和尚因无食材，情急之下用糯米粉包进豆沙，放入油锅余制，没想到乾隆吃后大赞，乾隆还为其取名为“油墩”。老孙说，黎里好吃的点心多着呢，还有海棠糕、生禄斋糕点、老虎豆、饴糖……全都是无法抵挡的诱惑啊。老孙笑了，笑声里透着对家乡的热爱和自信。

黎里的佳肴满足了我们的口腹，更让我们满足的是海山和黎里老孙等朋友们的深深情谊。夜色愈浓，我们告辞朋友，当车子即将驶上高速时，回望黎里古镇，它在迷蒙的夜雨里，像一颗晶莹的宝石发出璀璨的光芒。

怪发型

□季振邦

原来，我以为，发型比较怪异的，主要是艺术界的人，比如小泽征尔、贝多芬等，那一头长得毫无道理的头发，确实让人咂舌。其实，卖弄这种“顶上功夫”的，体育界也不乏其人，并且似乎更加令人惊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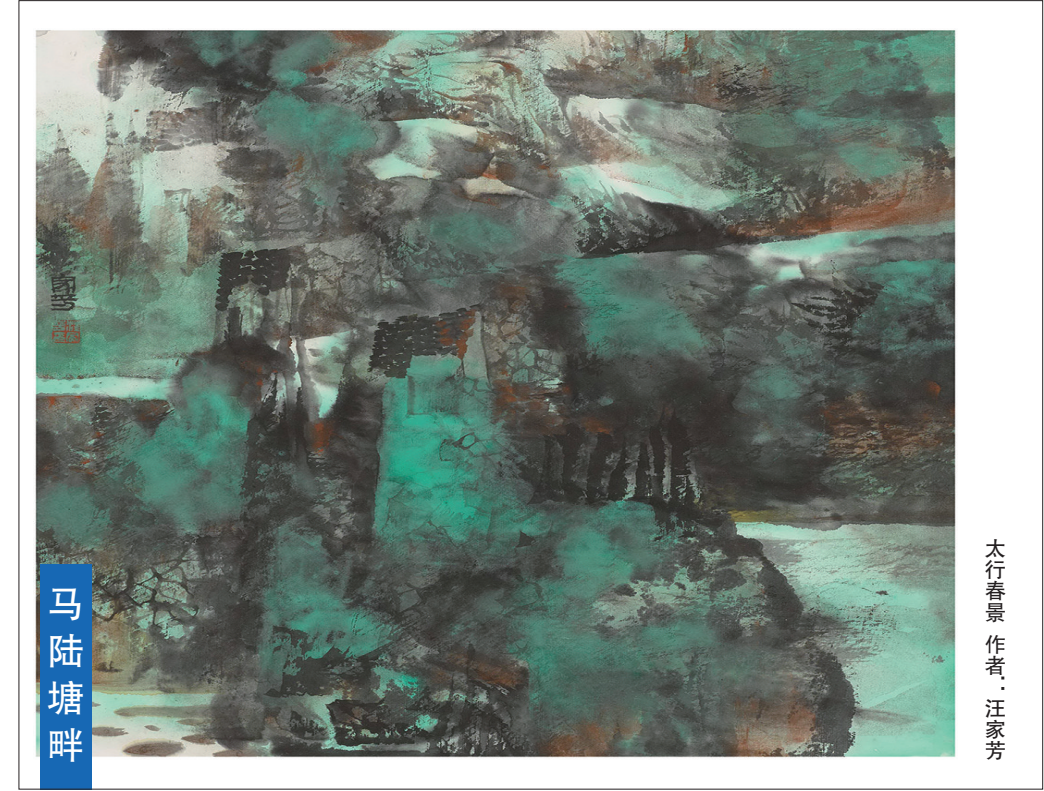
最先让我产生这种感觉的是美国的唐金。此公是个有手段的参赛经纪人，那一年来北京处理拳王争霸赛的有关事宜。他身上穿着唐装，手中摇着中国国旗，嘴里喊着我爱北京我爱中国，还深情表示支持中国申奥，很能作秀。与他的作秀相比美的，还有那一头十分引人注目的头发，乱如西风里古墓坟头的衰草，却有一根根地竖起来，作火焰状，既有草，又有火倒颇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中国古诗意境。

后来，又在报上看到了德国拜仁慕尼黑队的贝克汉姆。他的发型是两边推光，只在脑袋中央向前至后留一长条的头发。狭，且带点弧度，像一条最小的桥，架在脑海上。他自己把这称之为“莫希干发型”。可惜我不懂德语，不知道莫希干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外国这样，中国也如此。这里我只讲以前的足球运动员。如谢晖，曾把头发染得向日葵一样金黄。如比较“独”的吴承荫，曾把头剃得秃瓢一样光洁。还有在绿茵场上不倦奔波的李铁，头发一缕一缕的沾在脸上，像挂面、像拉面……

有人说，发型的怪异，是个性使然。这话有道理。个性强的人，总是要在各个方面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要他不表现还不行。相对来说，体育界的人比其他方面的人，个性要张扬一些，于是便弄出了各种各样的发型。除了与“其他方面人”比，还有一种比法也说明这个道理：谢晖的头发再“酷”与唐金们相比，似乎又要稍逊风骚了，那是因为从整体上讲，中国人的个性比较含蓄，再张扬，也张扬不过高鼻头的洋人，

但，也别因此认为，我们就输给外国人。其实，我们对头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外族“番邦”。孔老夫子就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稍有亏损。这发肤的发，不是发财的



马陆塘畔

太行春景
作者：汪家芳

慈溪行

□赵春华

达蓬山

重峦叠嶂，林木葱茏，给龙山镇作了山水画的背景了。

2000多年前，徐福从山南的河头横溪村还是山东麓的凤浦吞吐或山北的古道登山的呢？

浩瀚的东海，远眺，在眼底。从此出海，去蓬莱仙境，采摘还是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不止是秦朝始皇吧，乞求长命百岁，骄奢淫靡如斯！

是心知肚明的预谋还是皇命难违？徐福与三千童男童女东渡去了日本。几近于神话或者传说，凿凿于宋元的摩崖石刻，什么人马步金桥，鲤鱼跳龙门，麟凤呈祥瑞，无疑是中国唯一幸存的反映徐福东渡的史实。

成就了徐福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祖。

谁不希望长寿，谁也不能达到长生。如今，长寿的理论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我说呢，活得坦然，活出精彩，活得有生

命的质量，那就是人生的蓬莱仙境！

鸣鹤古镇

没听闻一声鹤鸣，怎么叫了鸣鹤镇？而且有一千多年的时光！一千多年前就叫了一个沒有一声鹤鸣的地方为鹤鸣镇。

也许是另一种意味的鹤鸣吧。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之孙虞九皋，字鸣鹤，少有文才，被人们推崇，后中进士，惜乎及第不久，英年早逝。乡人惋惜之，以“鸣鹤”命名其故里纪念之。

沒有鹤鸣的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一个叫鸣鹤的青年以才华在历史的大潮中发声过，犹如天宇中的流星，倏忽便殒灭了。

依山成街，因河成镇，可渔可耕的人家呵，枕河而居。旅游的市民如鱼贯而入而出。鸣鹤古镇像一页千年册页，书写着一个不死的名字，细思量，少年强而国家强，少年强必须身体强，则可为栋梁！

播种时间的美少女

□戴达

钟迈动两条腿走路——
一秒钟一秒钟地走路。
一分钟一分钟地走路。
一小时一小时地走路。
一圈儿一圈儿地走路。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好像黄梅雨季的梅雨落不停
……时间从我们的身旁匆匆而过。

从这一秒去往下一秒，一步一嘀嗒；
嘀嗒嘀嗒的钟声，汇成长长的河，时间的河。

人类住在时间的河上——扬帆。摇橹。荡桨。拉纤。
人类住在时间的河上——淘米、挑水、洗孩子的尿布。
人类住在时间的河上——垂钓水中月亮。弹奏太阳的七弦琴。细数满天的星星。

感恩节来了。
天真的孩子雀跃着奔往时间的河，采摘河上的浪花，像抛鲜花一样把浪花抛向钟，抛向一步一嘀嗒的钟。

守着时间的河的美少女看到这一幕喜剧笑了。

美少女，恰是播种时间的美少女啊！

钟的一长一短两只脚，像仪仗队一样踏步走出的嘀嗒声，是播种时间的美少女摸黑起早播下的种子。

一声嘀嗒是一颗时间的种子，栽入河中开出刹那的浪花！刹那的浪花接着刹那的浪花，那是奔腾不息的时间呵，永远新鲜，所以时间从不长皱纹，恰如播种时间的美少女永远是美少女。